

“女权导师”黄嗣绵：

“夺权”事件是一场意外



黄嗣绵：如果事件真是我一手策划，不会笨到找同一个教会的人。（刘庆成摄）

“如果我真有预谋，真是懂得谋略的战略家，那我应该组织一个彩虹联盟，就像他们（旧阵营）那样。但是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不过现在想想其实挺蠢挺天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更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

——黄嗣绵博士

几个星期前在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执委选举上闹出的“夺权”事件，原来是一场意外。

至少对“女权导师”黄嗣绵博士来说，这是如此。

在3月28日的AWARE会员大会上，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新执委，但当中包括新任会长刘鸣鹤等人在内的九名新成员占了绝大多数，引起了旧执委及会员的不安和不满，也因此引起了双方在之后的一连串反弹动作。

被视为“夺权”事件幕后推手的黄嗣绵博士，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她并没预料到选举会产生新成员掌权的结果，声明自己在AWARE会员大会前号召年轻女性入会及参加竞选，纯粹是希望这些新人能为AWARE注入生气，通过AWARE维护新加坡社会的家庭核心价值观。

据报道，AWARE近年会员人数不断下降，截至去年底有200多名会员，但出席3月28日AWARE会员大会的百多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入会已久的会员，其他大部分是在大会召开前才加入的。

黄嗣绵博士说，如果较资深的会员当时都出席大会，新会员“可能连一个中选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执委改选出了意外结果能怪谁，连我自己都没料到”。

有媒体在4月中的报道中，突出大会产生的新会长刘鸣鹤和其他5位新执委都是教堂（Church of Our Saviour）成员，而黄嗣绵也是教堂成员及刘鸣鹤等人的指导。过后又有报道爆出刘鸣鹤是黄嗣绵的

甥媳妇，这一切都被看作是黄嗣绵幕后精心策划这场“夺权”戏的力证。

本报在专访中重提此事，黄嗣绵笑了起来。“如果说这是我策划的，那我确实是四处鼓励我认识的人参加AWARE，但这都是临时召集的。她们当中有的彼此并不相识，只认识我；有的其实也跟我并不相熟。我的用意是，如果你有能力，就应该参加个组织，贡献社会。”

她坚称，如果事件真是她一手策划，她不会“笨到找同一个教会的人”。

“如果我真有预谋，真是懂得谋略的战略家，那我应该组织一个彩虹联盟，就像他们（旧阵营）那样。但是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只不过现在想想其实挺蠢挺天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更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

在4月23日新执委召开的记者会上，黄嗣绵代表新执委回答媒体的提问，也对AWARE近年来会员人数锐减、计划修改章程以让男会员投票等课题提出看法。而她对AWARE的性教育计划和“鼓吹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指责，也是在那次记者会上提出的。

AWARE改选风波后来引起更多局外人及旧阵营支持者的注意，也因为黄嗣绵在记者会上坦承她到刘鸣鹤等人多年来的指导，以及她们是在她的鼓励下参加AWARE竞选。另外，网上的消息也揭露，她在常年大会之前曾广发电邮，在指责性教育计划的同时，

也鼓励大家把票投给“想要作主的变革使者”。

问题是，这名退休的资深律师，为何不自己出来竞选，从中改变她所期望的AWARE发展方向？

现年71的黄嗣绵解释说，除了因为年纪大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身为导师，她的责任是培养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而不是忙着让自己光芒四射，把光环套在自己身上。

也因为是为导师，黄嗣绵觉得她有必要在4月23日的记者会上现身，为刘鸣鹤等人辩护。

对特别大会上的愤怒情绪感到意外

“我原本只打算在特别大会上讲话，但是看到新执委遭到炮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毕竟是我鼓励她们参加AWARE，鼓励她们通过社会组织为妇女及国家服务。我没有想到她们会遭到攻击，更严重的是生命、生计和业务也受恐吓。”

新执委原本不打算就改选风波召开记者会，想要等到特别大会上才对所有会员发表看法，而黄嗣绵也计划在会上发言。

她说：“可是，媒体对AWARE事件作广泛报道，我们只好召开记者会澄清。”

除了对改选会出现“夺权”结果感到意外，这个风波让黄嗣绵感到震惊的另一个“意外”，是突然激增的3000多名AWARE会员在本月2日的特别大会上的愤怒情绪。

长达7个小时的会议中，让与会及网上观望者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是黄嗣绵举着AWARE出版的刊物，自豪地说自己在第73页被特别点出。这个动作遭到与会广大旧阵营支持者的强烈反弹，而黄嗣绵也因为会员过于吵闹，激动地提醒她们要“请尊重长辈”，招来新一轮的喝倒采。

在专访中被提起这一幕，她不解地说：“没想到那一天的大会，大家的情绪是这么激动，空气中充满愤怒。”

一再被喝倒采无法发言 没什么好生气的

不过，对于一再被喝倒采而始终无法发言，她笑称没什么好生气的。

“没必要，因为生气就好比不断重播着一块旧唱片”，她觉得一个人如果无法释怀只会使自己受困，没法往前走。

也因此，即使事后有人将她说的“请尊重长辈”和“我出现在第73页”这两句话印制成T衫出售，戏谑她在特别大会上的表现，她也一笑置之。“这样的设计还挺有意思，又能给人家增加收入，我也想买一件来看看。”

下来要怎么继续自己的信念及鼓励刘鸣鹤等人往前走，黄嗣绵说：“等我放假回来后再说吧！也许放假会给我一些启发。也希望这场风波的怒气能缓和下来，刘鸣鹤也能继续发挥特长，服务社会。”

“同性恋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

同性恋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让关心这一趋势的黄嗣绵博士深信，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这运动的目的包括使肛交除罪化；而在新加坡，这可以从有人要求废除刑法典第377A条文中看出。

黄嗣绵说：“这是个关键，因为法律一旦废除或放宽，同性

恋活跃分子就可基于平等婚姻权利、平等教育权利，平等医药权利等议题，向政府申请拨款。”

在芬兰，单身者和女同性恋情侣就可在政府津贴下，接受人工授精。她说，“这就引发明税人的钱如何使用的问题。”

黄嗣绵引述加拿大的例子指出，当地一名幼稚园教师起诉学

校董事局，指控方没有将三本有关同性恋的书籍列为幼稚园和一年级学生的教材。来自不同宗教背景——印度教、锡克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家长入禀加拿大法庭，声援校方。但校方败诉，须把三本书放进学校图书馆。

别玩高尔夫球。孰轻孰重，我们经常给弄错了。”

看到欧洲及北美对家庭及两性关系的社会发展趋势，让她更感亲子关系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社会，正面对许多价值观的冲击。

她很忧心价值观受腐蚀，因为一股源于西方的运动正挑战人类对家庭的信念。而这运动“基本上是要给婚姻重新定义，让婚姻不再只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也同时包括两性或两男的结合。这运动想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尝试重新定义传统家庭的观念”。

“这是个不断号召人们去支持的政治运动。你可以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能使它成为主流运动。学校应有性教育，但一定要适当进行，维护我们的家庭核心价值观。”

鼓励有条件的女性多服务及贡献社会，是她维护新加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方式。作为刘鸣鹤等人的导师，她经常“唠叨”她们应多关心社会，“别只对服装和皮包有兴趣。”

这也是她鼓励她们加入AWARE的基本原因。

“不能什么都靠政府和学校。我们都知道要认真学怎么当好记者、好律师，但从没重视怎么当好家长。如果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其他的都交给女佣和社会来理，这个家庭和整个社会就会散了。”

两个小时的访问，有三分之二时间是谈维护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访问结束前，她还抛下一句，“当时如果早点认识你们，我可能也会鼓励你们参加AWARE的。”

黄嗣绵谈话录

“为什么每当有人对同性恋提出异议时，就会接到死亡恐吓，或生意受到威胁？这是否涉及到恐吓性的政治手段？媒体是不是应该关心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能确保媒体平衡报道的监察机制？”

——针对本身及新执委在AWARE事件上曾接到死亡恐吓

“我很庆幸现在有更多人在讨论性教育课题，也希望学校的性教育会有更好的审核程序。但我不知道教育部可以如何监督，因为性教育的关键人物是教师，教育部打算如何监察？这一点须澄清。”

教育部原本要我就我的指责拿出性教育遭家长投诉的证据，《海峡时报》4月24日的报道以及我回复给教育部的信，都说明我并没有说我曾接到家长的投诉。而教育部在调查后，公开表示一些性教育计划违反了教育部的指导原则。这显示我的指责并没有错。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教育部已在探讨如何改进性教育的审核程序。我们应提高这方面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并成立一个特别与家长沟通的监管单位。监管过程是否也应包括把有关资料放上网，以示透明？

——针对教育部先是表示不曾接到家长的投诉，后来在本月7日宣布中止妇协等校外机构提供的性教育课程

“为人导师的责任是栽培他们，然后将他们释放到社会贡献，让有才华的人不断增加。如果你不让年轻人去扮演领袖的角色，而是由自己包办，这是没有效率的做法。”

——针对自己为何不亲自竞选AWARE执委

“我国有50%人口是女性，我们其实有很多人才。如果我们能有10个陈惠华（总理公署部长）、50个陈庆珠教授（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甚至100个林爱莲（凯发公司总裁），那将是件乐事。这里两个层面：首先是社会层面，我们必须帮助社会底层的女性提升自己；第二，条件已不错的女性，我们要让她们掌握更多技能，激发她们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培养更多女性领袖，因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指标，是让女性在各领域有30至35%的代表性。我的人生经历，应该可让我在这方面献一份力。

——针对为何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女性参加AWARE

“黄根成答复很好地为事件划上句号”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本周四针对AWARE事件回复媒体的询问时，重申了李显龙总理前年在国会参与刑事法典（修正）法案辩论时的立场，新加坡是个保守社会，奉行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为家庭伦理观念，但同性恋者有权过自己的生活。黄根成也保证，政府对同性恋的立场没有改变，更不会因任何团体施压而改变。

从网上得知黄根成的回应后，黄嗣绵当晚就在电话上告诉本报，副总理的答复“很好地为AWARE事件划上了句号”。她的语气是平和的。

侧记

她原本不希望专访见报

黄嗣绵博士的这个专访，差点出不了街。

要求不让这特稿见报的，是她自己。虽然一星期前，她一口就答应并接受本报的专访。

作为AWARE事件的一个焦点人

物，她觉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日前就AWARE事件所阐明的政府立场，以及要求各宗教和世俗组织互相包容及自我约束的呼吁，已经“很好地为AWARE事件划上了句号”，她不希望专访见报后再燃起怒火，更不想分化社会。

最后她还是被说服，让专访出街；因为她知道，自己所要分享的家庭价值观，是这次访问的基础。一个星期前，她答应接受本报访问时就提出：“如果你们要了解我对家庭和价值观的看法，那我们可以谈谈，AWARE的事，就别提了。”

访问约在植物园一家餐馆进行。访问的前一天（5月6日），黄嗣绵博士出席了植物园举行庆祝开园150周年的晚宴及与李光耀资政的对话会，她惊叹植物园的优美环境，希望记者也能亲身体会。

穿着紫色花布上衣和长裙亮相，眼前的“女权导师”一改她在AWARE风波期间一贯端庄严肃的上班服打扮，身段更是轻柔了许多。没有浪费时间，她很快就自己进入正题，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阐述她所坚信及一直要保护的核心价值观。

第一个故事是她孩子成长记忆中，“鸡蛋的故事”。她的女儿张黎衍教授（官委委员）最近配合母亲节，在《新报》上撰文感谢她的养育之恩。黄嗣绵说，“我在AWARE事件后声名狼

藉，黎衍用这篇文章来表示她对我的敬重与支持，体现了她至今仍铭记这故事背后的含义，让我很感动。”

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7岁的黄嗣绵及众多兄弟姐妹跟随父母回中国福建的祖母家乡小住。当地的亲戚再怎么贫困，都一定端上一大碗上面放有煎蛋的面条招待大家。黄嗣绵的父母因此提醒孩子，一定要把面吃完，因为亲戚什么都没有，却把最好的端给了他们。父母在黄嗣绵7岁时给她上的这一课，让她毕生难忘，也在日后把这体现敬重他人的“鸡蛋的故事”，传给了自己的孩子。

她说：“我的父母各有自己的性格和长处，是他们联合给孩子制造的环境塑造了我的性格和价值观，所以我很坚信每个孩子应当由父母提供健全的家庭来健康成长。同性组成的家庭，是难以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

黄嗣绵过去10多年来在教会做辅导工作。有一次，一名父亲向她感叹，一个小小的高尔夫球，就足以把一个父亲的心牵离他的家庭。这一个父亲的感叹，同样让她深深体会亲子教育的重要。

“我的几个孩子两岁时，丈夫给了我一套高尔夫球具，我去打了几杆，发现孩子被冷落一旁。我决定把高尔夫球具丢进储藏室，带孩子游泳。这些年我在做家庭辅导时，也是鼓励父母带孩子去游泳或骑脚踏车来加强亲子关系，

